

劳马 作品
劳马短篇小说集

我有一支枪

「幽锐体」短篇小说开山精品

蒙古最高文学奖得主力作


再现果戈里、卡夫卡文字魔力




看书扫这里

和阅读方式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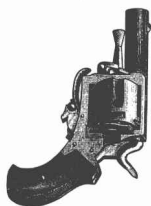
编辑短信 **搜我有一支枪** 发送至10658080
手机也能随时随地阅读本书

 中国出版集团

 现代出版社

劳马短篇小说集

我有



劳马作品



 中国出版集团

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有一支枪 / 劳马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5143-3394-7

I. ①我… II. ①劳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47499号

我有一支枪

作 者 劳 马

责任编辑 张 霆
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
邮政编码 100011
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
网 址 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× 1240mm 1/32

印 张 9.625

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3394-7

定 价 33.0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顽皮之舞(代序)

孙郁

先前读俄国文学作品,觉得斯拉夫文化有种神秘的东西在。许多相反的因素竟一体化呈现于文字里。善写悲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,竟那么欣赏幽默喜剧,认为批判意味浓厚的作品,总是和幽默、反讽和嬉戏的审美意识相关的。这大概是了解俄国隐秘的一把钥匙。我有时想起果戈理、左琴科这样的人,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甚是。那些异端的人,即便是忧患色彩浓厚的,也多少懂一点幽默的。他们取乐于圣物和众生的时候,却有另一种情思在,未尝不是幽怨里悲苦的流动。果戈理致亲友的信说,自己是个忧郁症的患者。我们看他的逃逸俄国社会,把自己放逐到域外,都是无法与世俗周旋的表现。但那忧郁却诞生了笑的艺术,许多小说在夸张、变异里,思路是野性的。但这些的背后,却有泪光的闪烁,显得异常深切了。

我曾在王小波的小说里,看到了果戈理式的效应,字里行间的笑的因素让人难忘,可是之后却是悲凉的感觉袭来。这在中国是一种现象,自鲁迅以来,大凡有奚落神灵笔法的人,都有一种悲情的涌动。阎连科的《受活》,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都是。在表面的沉静里,却有思想的波澜万种。笑在他们不是逃逸,而是一种沉重的承受。那寓意,在旧的士大夫那里是难以找到的。

在近年活跃的作家里,劳马的小说引起了我的许多兴趣。我看他的书,总是要笑起来,小说轻松地起笔落笔,没有套路,谈天般的自由游走。他

的文字都没有文人腔，戏仿里有独创的表达，对我们的话语方式乃一种偏离。我突然想起俄国富有幽默感的作品，那些漫画的笔触，好像也挠到了我们的痒处，快慰之余，也有隐隐的痛感的。

我个人觉得，只会哀叹的作家有许多天机不深，把自己躲起来的人可能才有意外的惊奇。荒诞意味的作家是读懂了人间苦乐的人，路吉阿诺斯、拉伯雷、狄更斯无不如此。劳马的小说，延续了这样的遗风。他是一个让人笑而自己不会笑的人，戳穿的恰是“化妆假面”的表演。在读书人普遍正经地抒情、发呆的时代里，他跳的是顽皮之舞。

劳马有一部话剧《苏格拉底》，是颠覆日常感知的一曲咏叹，他的思想的根基几乎在此间全部呈现出来了。怀疑主义和独立思考者的孤独、无助以及勇敢都潮水般涌动着。这个话剧演出时轰动校园，一时成为北京高校的新风景。我以为他的生命体验的亮点是在这里。可是一旦面对中国经验，他的苏格拉底式的吟哦就退隐到背后了，缠绕其思想的是另一种格式。他的小说色泽多致，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里：一个是乡土界的；一个是知识界的。前者乃老中国儿女的图景，后者系知识阶层的世界。在第一个园地，他与鲁迅的传统相遇了，民俗与国民性的话题缠绕不已。而第二个世界，则是士的百态图，读书人的趣味尽在其间。此外还有市井的画面，比如官场、市民、小公务员等，也是风俗种种。这期间流动着相似的旋律，那就是笑的曲调，在笑中，人间的诸多隐秘不再神奇地藏身。

算起来，我和劳马是同乡，他写的许多故事，都是我熟悉的。乡音、谣俗、民调，在他笔下讽喻般呈现出来，对我都是思乡的蛊惑。他写的葫芦镇的生活，荒诞里有人间的真意。辽南人的朴素、怪诞、无聊都在淡淡的画面里现出，那是不同于关内文化的另一种幽深的景观。不同于沈从文对湘西的诗意的描摹，和废名笔下的黄梅也大异其趣。劳马作品里的辽南，灰蒙蒙里混沌不清，浊气里延伸着古老的遗传。作者看世，

不放过每一丝的阴影，那些隐藏在暗地里的形影一个个被勾勒出来。他看人，有一双锐利的眼睛，那些神圣的高墙，在其笔下一个个坍塌了。这样对故土和人生回望的人，与其说是寻找失去的爱意，不如说在驱赶内心的魔影。这在他看来，逃到隐逸的诗意里终究有些傻气，而与红尘怪影周旋挑战的嬉戏，总有另类的意味吧！

小说集《傻笑》是他早期代表性的作品，几篇作品围绕着葫芦镇的故事讲起，历史被一页页还原着。百姓在禁锢的年代凄楚的经历被感性地呈现着。劳马写自己故乡，总让我想起鲁迅写绍兴，感情是复杂的。那是一种还乡的梦游，奇异的人生和封闭时空下的人物命运，给我们无数的惊异和回味。他写人们的病态、无聊，以及怪异的日子，看到了人的存在的无聊和虚无。一张无所不在的网罩在上空。人们被命定在虚空的荒诞里，一切都是可笑的。我们的作者看到了乡下人的朴素和原生态里的生存欲求。但那个狂欢的时代里的消失了个体自由的人，收获的只有无知下的苦果。“文革”时代的荒诞，在其文字间流水般淌着，冲刷着时间的隧道，留下的是道道精神硬痕。

对于我们这个奴性很浓的国度来说，历史常常是一种颜色。小说《抹布》却是多色的隐喻。作者绝不预设什么，要在鲜活的人与事间，抽象历史的形而上话题。葫芦镇人怎样的遗忘，怎样的奴性，都在变形的时空里呈现出来。中国文化是从上到下的一种渗透，人们被动地卷入到骚动里。人与人的关系，是外在于人的链条里的一部分。己身的潜能都被抑制了，发展的都是简单的思想。在这里，白痴和无智主宰着一切，可笑构成了常态。劳马写到这些的时候，不断让读者感到古怪。但我们却常常读到了不安。那是在精神荒芜年月的一缕淡淡的光。它沉寂在时光的洞穴里，当回忆绕过了这些，将其盲点化的时候，思想与诗都是虚幻的一隅。劳马意识到，回到记忆的深处，直面那些灰暗的片段，写作

才获得一种纯真的向度。

故土的苍凉其实也是历史的苍凉。借着小说里的人物，作者叹道：“我的家乡的历史是清白的，那里盛产傻子和关于傻子的笑话。”葫芦镇没有历史，也没有记忆。只有傻子的世界颠倒的图像。或者说，这些被劳马描述出来的图像，才算对混沌的葫芦镇留下一点痕迹。在那里，人们怎样被愚弄，又怎样愚弄人，在谎言和真实的错位里，一代代人进入精神的黑洞。像一群杂耍的演员，一段段古怪的故事从此间演绎下去。

这多么像鲁迅笔下的鲁镇和未庄，只是比它们更荒芜、单调罢了。鲁镇、未庄还有儒道释的投影，有民俗的谈资。葫芦镇就几乎是精神的沙漠了。人们面对苍天，踩着没有路的路。在四面枯燥的时空里，唯有靠傻笑和自残度日，且一日日地觉出快慰。这样的荒凉感，在贾平凹那里也有所体现，他在《古炉》写的乡民生活，几乎是一致的。刘震云笔下的延津，亦复如此。中国的作家何以不断重复这样的意象，的确值得我们深思。

这便是劳马那代人的记忆。他忠实于这记忆，以反讽之笔，对抗着集体遗忘。我阅读葫芦镇里的众生相，也想到故乡的文化沿革。辽南乃殖民地色彩颇浓的地方，后来的革命与流血，造就了一批批从众的良民。他们在习惯势力里自得其乐，有时不惜以丑为美。辛亥革命时期，孙中山的信徒石磊来辽南发动革命，被处决于复县县城，百姓不过是看客。还将其死当成笑料。我后来读辽南几个县的县志，空空如也，可观览的内容甚少。劳马以生动之笔，写下那些漂走的记忆，亦如《世说新语》一般，总算给辽南的历史，增添了感性的资料。

学过哲学的劳马，不喜欢抽象的思维，对那些枯燥的词语一直有种戒备。但他写的恰是一种乡间的哲学。从傻子到流氓到政治犯，贯穿了一个历史的逻辑。王小波写荒诞岁月的时候，用过一种超逻辑的反讽，刻画了假正经文化下的众生相。王小波善于用不雅的词语颠覆正经的道

学，劳马也是如此，似乎显得更洒脱。在人们正沉浸在一种庄重的氛围的时候，他总能够把笑料置于其间，那些神圣的光环便被涂改，有了另类的颜色。在一篇文章里，王小波曾说艺术具有无限种可能，比如一定意义上说，太阳有时候是绿色的，人们都难以接受。而真实的情况是，有一天灰蒙蒙的下午，西边的天幕下，真的挂着一轮绿色的圆轮，像印象派的绘画一般神奇。王小波记录了这一感受，对人的思维方式的纠正不无意义。只是人们的记忆习惯，没有这样的储存罢了。描绘不可能确是存在的事物，恰是作家的一种责任。

除了对乡下人生活的描摹外，他对读书人的尴尬的介绍，亦令人捧腹。我们的作者绝不是在底层人面前有优越感的人，常常嘲笑自己的同类，与自己作对也是有的。小说《烦》写哲学教师返乡的故事，自己的荒诞，有甚于乡下朋友的荒诞。大家都在可笑的世间，做着不可思议的选择。读书人的自尊、情感也被嘲笑和消解，令人感到无边的困惑。他用海德格尔的“烦”，来暗示人的心境，世俗的快乐的无情，在他看来把一切智性都铲除掉了。

在许多短篇作品里，他写到了大学的生活。对教授的描摹，有甚于《围城》的冷视。教授生活中不可思议的存在，与学识无关。生命在现象界面前同样脆弱，不独百姓为然。官本位与等级制下的教育，人的内心被扭曲的，不亚于葫芦镇的村民。同样不可思议，不无荒漠，亦多苦楚，演绎的也是一曲恩恩怨怨的悲喜剧。大学乃一个名利场，神圣的背后的可笑之人与可笑之事，在劳马看来是人性的病状的另类反映。这里折射的诸多颜色，也与乡间文化近之。知识人的荒诞是真正的荒诞，我们都在这样的空间里。卡夫卡、萨特、鲁迅都写过读书人的故事，他们在那些命运间看到的红与黑、灰与白，都有很深的隐含。

知识界里的恩恩怨怨，诱因往往不是学理，而是外在于学理的虚幻之

光。《莫提包》写教授的虚荣与生活之路，多是隐喻。异化于荣誉而非学识与思想，精神自然是矮化的。《备课》写校园的故事，八股腔如何让人无奈，写得惟妙惟肖。文本出奇的是那些对话，有意味的隐含暗藏玄机。劳马写《探视》时，描绘了一个自恋感的教授，每每选择出一种不可思议的举止。《学风问题》描述的大学院长表里不一，似乎是流行风气的写真。我们看到这样的文字，便觉得读书人的内心，还缠绕着士的积习。这些和葫芦镇的百姓，在根底上是一致的。那里没有高蹈的平庸，没有独思的沉潜。在物化的世界上，有什么比知识阶层的沦落更可忧呢？

在众多的作品里，他写出了社会的种种风情，多以夸张、变形的笔法为主。比如，夸夸其谈的官僚、为人猥琐的公务员、商场的潜规则、市民的幸福逻辑，文坛的价值趣味等。指出人的原态，轻松地画出人的灵魂之核心处，在他那里是一种快乐的劳作。《东北人》对伪士的描摹，《一碗面条》写人的尴尬，我们会有恍然启悟的朗笑。人是一个多么喜欢包装自己的存在，可是那藏起来的心一旦露出，便显出原先的精神预设的无意义性。劳马在日常生活里，看到了真与爱引退后的世象的苍凉。在灵魂被抽走的时候，哪有思想的伟岸与光泽呢？我们在他的笔触里有时候能够读出作者的冷酷，但那目光后却有柔软的存在。这确是小说迷人的地方，一个习惯于无趣生活的群落，是没有朗照的生物之群。恰是那些让我们笑起来，且因了这笑而让人领悟到词语的存在也是一种尴尬，而只有直面了尴尬的词语的词语，我们的表达才接近于真实。

劳马的美学，在我看来是对所有的无趣的一种颠倒式书写，通过颠倒、夸张与变形，把无趣之境变为了有趣。而那有趣却是一种哀悯的流露，我们在笑里感到了一种空虚与无望。他常常以突发奇想改变阅读习惯，借着对修辞的使用，改装词语的调式而获得一种惊喜的效果。他在一些常人应该肃穆以对的时候，忽然放出奇思，便把凝重的空气消散掉，真的让人恍然

心亮。他眼里人的行为，是古怪者多，人被一种虚幻的概念所吸引，而一切选择成了一种玩笑。或者说，他在我们以为没有问题的地方看见了问题。我们内心那些隐秘在他笔下都一一晒着，光天化日之下，谁能逃之？

新著《潜台词》，集中了作者近年的一些佳作。那里能够看出劳马新的态势。阎连科对他的新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他写道：

荒诞，在卡夫卡那儿是一种文学的庄严，在美国作家如海勒、金斯堡和凯鲁亚克那儿则是生活中欢笑的狂苦；而在劳马的笔下，则是荒诞日常化的平静微笑。这是他的写作态度，怕也多少隐含着他对世界的看法。他的写作，更接近着哈谢克的一脉，又不同于好兵帅克的那种面对世界、战争和生活的被动与无奈。劳马小说中的人物，绝大多数都是生活的主动者、进攻者，是已经掌控生活和努力掌控生活的人。这就使得他的写作有了荒诞在日常中的力量，有了今天中国政治、现实、社会在日常世界中对人的投射，以及人在日常现实中即便荒诞、荒唐、荒谬也不被动、妥协的今天中国现实的复杂性，以及对人的扭曲和人自身对现实生存的抗争。

作家之间，内心相通的地方很多，阎连科说劳马有一种抗争的力量感，那是对的。他在面对我们的生活时，不是一种逃逸和逢迎，士大夫的那些传统已失去意义。也不靠把玩文字和小情调而自我陶醉，而是穿透瞒与骗的浓雾，进入世象的本心。我们的世界被假的、虚幻的涂饰遮掩得太久了，以致看不到背后的历史之影。劳马在自己的写作中，拒绝了诗意的使用，拒绝了先验的演绎。他写的是日常的一草一木、一人一景，以对象世界的自身悖谬而现出本真。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以为常态的存在是非常态的时候，传统的表达方式已不再重要。

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谈论果戈理以来的俄国文学时，批评了斯拉夫主义的保守和瞒与骗，以为像西欧作家那样的写实精神才是重要的。西欧

文学对俄国文化的冲击带来的一种思想的解放，这和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现状很像：

西欧主义的道路，是无情分析的道路，随之才有我们社会所发生的一切。现实主义者不害怕自己分析所得的结果，即使公众身上存有虚假不实之处，即使他们身上有你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些虚假的坏的东西，我们不怕有人幸灾乐祸地历数我们的痼疾。所有这些虚假的东西，如果确实存在，都注定要成为殚精竭虑和分析解剖的对象。

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，俄国的批判精神和幽默风格来自欧洲的文学暗示。他们自己的传统如何，我们不太知道。不过，中国小说的批判与幽默精神，一部分是传统的因素；一部分来自西方的现代意识。果戈理、左琴科的创作有多少斯拉夫主义因素，颇值得分析。而劳马的作品，形式来自现代西方，意的方面则完全是中国的。《史记》里关于滑稽人物的描述，在古风里有脱凡的灵思，一直被后人所推崇。明清有反骨的文人的率性之道就多少受到影响。可惜那戏谑之音流落江湖，变为小道，未成气象。“五四”后许多文人推崇幽默，可是提倡者自己就不会幽默，便被鲁迅所嘲笑，以为是效颦，真的幽默的人有背后的隐忧，常人未必明了。制造笑的人，内心亦有大苦，那是须细细品味才能够感到的。

我记得德国的达达主义画家乔治·格拉斯的作品里，讽刺的意味很浓，可是那些笑声不都是轻松的游戏，忧患之气漠漠，于深处有焦虑的情思在。当精神矮化和遗忘症普遍地存在着的时候，温存在什么地方呢？王小波曾在狂放的笔触里以自己的对抗之躯迎来曙色，那是受到拉伯雷、果戈理暗示的缘故。劳马的写作，与王小波接近的地方很多，但又不像王小波那样珍惜文字，他是靠一种智者的本然随意为之，不是单靠词语的修辞显示智慧，而是从故事、对白、存在的位置生发隐喻。这就更大众气，把读书人的颜色统统淡化了。写作也是一种生命的状

态，把自己从凡俗里剥离出来，觅一条真实的路。在那里，平庸与无价值被一点点消解掉了。一切虚伪和幻相、媚态与无耻，都被无情地撕落下来。在司空见惯的世界里，真实和美还有多少呢？那些有意义的存在原来建立在空幻的基地，人不过是幻象中有限的什物。以虚假为前导的存在，终究是一个泡影，它的破灭是命定之中的。

西方幽默的文学家很多，独俄国的传统与我们亲近。看托尔斯泰谈道德、政治和出版制度的文字，思路与感觉与我们的国度颇为相似。鲁迅那代人喜欢译介俄国作品，乃内心有呼应的地方无疑。幽默也是一种孤独，劳马对此恐深有体会。但他的创作，去俄国悲怆的传统甚远，独与幽默嘲笑的因素重叠。但又别是一路。或问，劳马的作品如何定义呢？想了想，大概是无调式写作吧。我们的文坛太多的调式，太多的腔调。劳马没有这些。他无所归属，无所样式，回到的是自身，那些精神的潜能一点点被释放出来了。中国是个道学气很浓的国度，调式趋于一致者多。无调式则是非正经的、对程式化的存在的揶揄。劳马认为：“因为是人，就注定了他的不完美。人性的弱点是软肋，也是痒处。重碰软肋，会痛；轻挠痒处，会笑。”这大概是他的哲学。人自觉于自己的有限，且笑着对待自己的痒处的时候，我们便会解脱于枷锁，不再属于别人。尼采说，回到你自身去才有本真。可惜他不会笑，只皱着眉头，自己疯了。笑着回到自己的人，如果戈理、王小波、劳马，在没有调式的吟哦里，才会汇入苍穹，与天籁之音共舞，方能信步于闲庭，顽皮地游乎四方而无所累，真真是得大自在者也。

（孙郁，教授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）

目 录

- 1 • 顽皮之舞（代序）
- 1 • 我有一支枪
- 4 • 蓝宝石
- 7 • 一碗面条
- 11 • 仙人掌
- 14 • 探视
- 17 • 一只壁虎
- 20 •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
- 25 • 冷
- 30 • 素材
- 33 • 排队
- 35 • 好运
- 38 • 致命的歌
- 41 • 升迁
- 44 • 乔迁之悲
- 47 • 国家规定
- 50 • 别以为我不知道
- 53 • 家庭会议

- 59 · 镀金的听诊器
- 62 · 陪读
- 64 · 两个人的聚会
- 68 · 调研
- 71 · 尴尬
- 74 · 咳嗽
- 76 · 荣耀
- 79 · 老史
- 83 · 家乡的讯息
- 87 · 复杂
- 89 · 认识自己
- 92 · 生命线
- 96 · 减肥
- 99 · 夙愿
- 101 · 小公务员之死
- 106 · 情况会发生变化
- 108 · 终身教授
- 111 · 差错
- 113 · 幸福百分百
- 117 · 活死人
- 121 · 完了以后
- 124 · 祖宗
- 127 · 脚不沾地的人
- 130 · 绿色乡村
- 134 · 醉

- 137 · 生日庆典
- 140 · 金嘴
- 143 · 柔软的一团
- 147 · 外语
- 149 · 满不在乎
- 151 · 吴英的病
- 154 · 初一的早晨
- 157 · 晴朗的天
- 162 · 儿童节
- 164 · 一封遗书
- 166 · 一分钟的遗憾
- 169 · 幸福时光
- 173 · 班干部
- 177 · 买邻居
- 180 · 妄想
- 183 · 万一
- 185 · 红皮鞋
- 187 · 保姆
- 190 · 缠访
- 196 · 够意思
- 200 · 奖励
- 204 · 见识
- 206 · 博学的人
- 209 · 没电了
- 212 · 惹火烧身

- 215 · 乡长
- 218 · 莫提包
- 221 · 无法唤醒的记忆
- 224 · 赌咒
- 226 · 潜台词
- 228 · 死亡通知单
- 230 · 乡村哲理故事
- 238 · 惜命
- 240 · 怪物
- 242 · 新局长
- 244 · 祝福的底线
- 247 · 辅导员
- 251 · 丑脸
- 253 · 宅人
- 255 · 帮手
- 258 · 以貌取酬
- 261 · 春运
- 264 · 看中医
- 267 · 佩服
- 270 · 东北人
- 274 · 输与赢
- 279 · 上火

我有一支枪

区武装部的一位中校军官在办公室里跟我说：“你的那支枪，由我们保管吧！”

“枪？什么枪？”我瞪大眼睛，十分诧异地盯着他。

“手枪，五四式的。”他斜靠在沙发上，往前倾了倾身子，把烟灰弹到烟缸里。

“开玩笑，我哪来的什么手枪呢，真的，假的？”我紧张地笑了笑，从他对面的椅子上站了起来，摊了摊双手。

“真的。你确实有一支枪，是我们发给你的。”中校又往烟缸里弹烟灰，但烟头掉到了茶几上。他慌忙地把它捡起来，又拍了拍裤子，把散落的火星拍到了地板上。

“噫，简直是笑话，你们什么时候发给我枪了？”我认为这位肩上打着“两毛二”肩章的家伙在恶搞。

“去年就发给你了。”他平静而肯定地说。

“去年？我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怎么会发给我枪呢？”我感到莫名其妙。

“您不是普通老百姓，您是领导干部并分管民兵预备役工作。”中校特意用了“您”来尊称我。

“我只是建筑公司的负责人，又不是军人，怎么会持有枪支呢？”